****1 青丘孽缘****  
浣溪沙  
一叶舟行绿晓湖，新元雾袖隐阑珊。昨儿旧曲几人闻。( P\* d. N( v. U9 e+ a  
过往情缘多错误，而今怨悔少殊常。红烛泪下两三行。  
  
****初见****! s1 T6 n0 [/ B. [1 i( Y& H1 Y  
头顶毒日头，田间的农人伴着蝉鸣声，将秧苗插入泥土里。5 a2 b- \! V% G6 h7 |$ Z  
夏季农作总是这般炙人。即便是站在水里，也像是闯入了温汤。不经验间和弄在小腿上的泥，没一会儿就干了。大家都背对着太阳，把脖颈晒得黝黑，抬起头来都是一副模样。! ~% X" ^: ~% Y& }4 B1 w4 U  
可其中还有几个身影与众不同，他们身着灰扑扑的道袍，扎着道髻，同样忙于农事。是附近北正派的弟子们。毕竟是正统道门传承，与世间所遇到的多数披着道家外皮的吸血囊虫不同。他们平时清净修行，农忙时会下山帮助周围的村民。故而能与乡亲们打成一片。9 r: Y' g3 U3 y) @6 ]& r  
苏芸祺刚修炼成仙，便从青丘溜出来，趁还没去天庭任职，先出来看看人间。2 B- o, K% r/ S- I6 h  
人间总归与青丘不同；青丘的丘陵美则美矣，但看了几百年也会腻；但凡间，挺立高耸的青山，波澜壮阔的卷云，蜿蜒曲折的长河，无一不让她心神荡漾。老远，她便望到炊烟升起，估摸着是史书上记载的人类村庄。  
她自云端落在一处田埂上，朝田里挥手，“小道士！”  
吕默庸闻声抬头，一个宫装汉服的小女孩站在田埂上，身上的丝带无风自动。仿佛有一道清凉的微风拂过他身，带走了夏日的炎热。7 H% ^# g2 [& g. N" K  L( Z  
他看呆了，下一刻却于苏芸祺错过视线，低头回应，“姑娘有何事？”8 p& h2 ?4 P! r4 F8 {  
“这儿哪座山？”苏芸祺丝毫不怕日头，反而借着日光，显得皮肤白皙亮人。  
山里头的妹子哪有这样白净的容姿，多是红黑的面庞，脖子和胳膊也是麦色。而苏芸祺仿佛是从庙里的女仙像里出来似的，藕臂纤若柔荑，身上的衣裙也随着她挥手款款而动。  
吕默庸不由有些结巴，“是…是丹明山。”% a% a' [( v- v- |\* I& t3 a/ |  
一旁的大娘看吕默庸羞涩，起哄道，“小娘子，吕道长看上你哩！”  
吕默庸面上却看不出红意，倒不是他脸皮厚，而是一块占了半张脸的赤红胎记遮住了他的羞怯。5 r9 c5 L  I$ F% [1 ^- b  
苏芸祺轻挽被风吹散的发丝，微微一笑，“多谢。”声音很小，以至于令人怀疑这声道谢没有说出口。  
可又像是传到了吕默庸的心底，让他久久无法忘怀。  
夜里，他盘坐在床上，却如何静不下心，默念心经反而扰得心思犹如沸汤，“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，镇之以无名之朴，夫将不欲。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定。”  
白日里那惊鸿一瞥，愈要排除，愈是扎根于脑海中。那姑娘肤白胜雪，明眸皓齿，若是要吕默庸以一个词来形容，恐怕只有仙女才符合。  
辗转反侧，他枯坐以求清净，然而坐则坐矣，身上的燥热没减去分毫。1 k9 w( B: y\* k9 l1 s( v8 U  
厢房里可不止他一人。他闹出的动静，惹到了一旁的打坐的师兄。$ G  ?" |" [$ P7 T  
“小师弟，今儿遇上什么事了，怎的静不下心来？”大师兄道。  
“时夏为何这般难挨，热得不同寻常。”吕默庸想着解释几句，语气中却透露心虚。! M" }4 u2 y& Z, [4 T0 u2 }  
一旁的三师兄嬉笑一声，调侃道，“怕是被外边来的娘子钩走了魂儿。李家的大娘还与我说了这事，’当时小吕道长那眼神就盯着人姑娘一动不动的’。”\* ~, O8 }: s3 G) p  
“咱们修道之人还是少想这些。体悟道法才是本职。”大师兄收了功，手掐法诀引来一道凉风。7 D$ M0 G: y6 J5 Y+ K& B  
师兄们还是关心吕默庸的，他道谢后便躺下不作声。今夜，纵使有大师兄引来的清风，他也无法静下来入眠。不是肉体感受到的闷热，而是心间，那一丝丝痒意。他闭眼，将头脑放空，茫茫的内心世界那姑娘的身影一直没有离开，只得心中暗恼自己的笨拙：「还没问过她叫什么」。7 N3 x; L8 f8 g  
$ a% {9 D$ W. H9 W8 ~0 G( c& W  
****苏氏医馆****  
吕默庸终究是没再遇到苏芸祺，那天两人的相见，仿佛是一个美梦。过了十数日，也就渐渐放下那缭绕在心头的倩影，只留下一点青黛色的痕迹。% s" R% l\* n  x; f4 `  h1 i) N  
“吕道长！”吕默庸完成一日的锻体功课，正要上山回庙；却听到身侧有人喊他。  
回过头，吕默庸看到王家老大爷朝他一瘸一拐地走来。王大爷早年上过战场，断了一条腿；幸好家中妻子没嫌弃，现在也是儿孙圆满了；不过这些年儿子出了外头打工，家中只有王大爷和其妻子相依为命。9 o) B3 }) S1 ?! L  v8 r# `+ s: V  
每回上山上香，王大爷和王大娘带的东西是最多的。光是这样倒也不会成为让当时年幼的吕默庸第一个记住的山下人家。他们还会拉着吕默庸说一堆家长里短的话，多那么几次也就记下了。0 t& S( w8 r% K& U# z2 `6 C% L0 z6 m  
吕默庸哪会让瘸腿的老人走动，立即主动迎了上去，扶好老人，“王大爷坐着就好。唤我一声，我自然会来。”  
“我家婆娘腹痛难忍。道长能否请师门长辈下山医治一番？”王大爷拉着吕默庸的衣袖，面露焦急。  \0 i' n) W. [# y  m  
吕默庸有些为难，“师父在闭关。师兄他们还不能运气入微，治不得病。”  
“我是个腿脚不便的废人。吕道长能否替我去镇上的苏氏医馆请大夫来看看？”王大爷急得泪汪汪的，就差跪下请求吕默庸了。" Y9 V\* f" q8 }! I: U' S2 a$ I2 |8 P  
北正派出身的人自然不会拒绝百姓的请求，更何况掌门把“与人为善”写进了门规里，过节或者请香的时候也会给附近的人家疏通体内阴阳之气。吕默庸从小便耳濡目染，懂得乡亲生活不易，能帮就要帮的。  
答应下王大爷，让他稍稍安心；吕默庸就上了泥马路，往镇子的方向走。  
吕默庸还未申请到赦令，不可行气，只能凭炼体得来的体魄在烈日下赶路。从农家到镇子的路可不近，需翻过几座山头，拐上几个大弯；也没有遮荫的树木，离马路最近的，是农田排水渠。他挽起袖子和裤腿儿，任由汗水从衣物的缝隙中流下，但是不敢放慢行进的速度，王大爷和大娘还在等他。7 c5 Z% ^& p/ Z8 g0 g1 T3 f. u) U- m  
才走了一半的路，他身上的道袍就已经湿透了；好不容易赶到镇子，他已感到口干舌燥，内府俱焚。舔了舔嘴唇，找了个村民问路，方才知道这苏氏医馆是最近开的，开始大家还觉得是小女娃子所开，不怎么信任，后来发现她能医那些赤脚医生都治不好的病症，神医之名也就传开了。  
得知自己找的是刚来镇上的“神医”，吕默庸也没太过放在心上。懂得运气之人，在世俗中都可以被称为神医，若不是北正派所在山峰的天梯非常人能上，寻常山路又太过蜿长，估计周围的百姓也不会去找赤脚医生。  
医馆的位置还挺好，就安置在热闹处。吕默庸没费多少劲儿，便跟着村民指引找到其所在。上边挂着红底黄字的牌匾——“苏氏医馆”；下面是两道玻璃门，左印“百年中医”，右印“包治百病”；里头空间不大，一眼能望到头。. E& F/ |0 f0 W  
吕默庸暗笑，「这里的医生口气还挺大。」  
“医生，医生？”吕默庸朝里面喊了几句。不想，让自己心中原本模糊的身影一下子清晰起来。这儿的医生竟是那日插秧时遇见的姑娘。! \5 `\* r5 k' q% ^  ]8 W1 d' `, ?  
苏芸祺拉开诊帘，看到一身道袍的人站在门口，还呆呆的，就在那儿矗着。$ z9 D! A  [5 {\* ]  ]7 z\* J  
“赶了不远的路吧，满身大汗的。来，喝杯水。”+ v6 |5 p, T# L6 ]7 a; K\* j  
听到苏芸祺开口，吕默庸才回过神来，接过她递来的水，却不急着喝，似乎方才身体的燥渴皆远去了，只是专心闻着空气中女子残留的花果香味，清爽又令人心旷神怡。  
“是家里有病人？”苏芸祺仔细看了看吕默庸，不过是有些疲惫，不是得了病的样子。  
吕默庸避开苏芸祺的视线，一开口，然而声音沙哑难听，急忙大喝一口水，不料呛住了，“咳，咳…”4 Y6 M) c6 t4 d" B/ W  
苏芸祺也不嫌弃吕默庸一身的汗，走来轻轻拍他背，“不用急。好些了吗？”. e8 d: T8 H4 E( S/ v  
“好多了。五米村的王大娘得了腹痛之症，要我来找你。”吕默庸也没让自己完全缓过来，便道。  
“病急不等人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”苏芸祺也没收拾什么医药箱子，就这么与吕默庸出发。" ]- V% ^4 s; B  
不知是日头渐渐低，还是美人相伴。回程的路，不再难熬。吹来的风也带着些清凉。苏芸祺没穿两人初见时的衣裙。但在吕默庸眼中她还是如那日一般，孑然于此，宛如世外之人。\* n4 i9 p' C' W/ q: l! R  
路大概是短了些，两人没走多久，就到了王大爷夫妇所在的独屋。是普通的农家房屋，外头摆着镰刀、锄头等农具。屋内的王大爷看人来了，放下手中的柴火，将炭渍往衣服上揩去。# W0 R  [" H: ~/ X3 u' x3 @  
没等王大爷和吕默庸开口，苏芸祺就抢先说道，“患者在哪？”  
“就在里头。”王大爷带着两人进了屋子，只见王大娘捂着肚子疼得冷汗直流。/ y4 ~! z3 c& r1 k" T  
“伸出手来。”苏芸祺捏起王大娘的手腕，装模作样地把了把脉。( w- j! }+ z8 s; n& X  
但在吕默庸眼里，这小姑娘哪会把脉。她不过是随意地将手指搭在病人的腕上，闭上眼睛感受，而后装作什么都懂的样子给出假大空的论断。  
“嗯…这是阴阳不调，阳气沉淤于下腹，致使疼痛难当。是否有血液从阴处流出？你们最近吃了什么？”苏芸祺面色正经地诊断一番。) u' [" l- F- o; \_6 N. R9 |  
王大娘微微点头。而王大爷说，“昨儿吃了胡萝卜。夜里翠花她就开始疼了。”$ N' D6 N) S: e  @4 X  
“还有剩下的么？带我看看。”闻言，王大爷引着两人来到柴火堆，一旁放着些橙红色的胡萝卜。$ `\* Q) n# ?& r  
苏芸祺看了眼，点点头，“你们可能是吃了寄人参。”0 o; t/ h& z1 \_2 b' k  
王大爷一脸慌张，懊悔道，“莫不是毒物吧！我看那胡萝卜生地粗大有光泽还以为是种出什么宝物，没成想差点害死翠花。”  
“不用忧心，寄人参乃山中灵物，最喜宿在萝卜、芋头之类的作物中。你们能采到也算是福气。只是一次吃太多，虚不受补。大爷，你的嘴唇如今也发紫，便是同样的症结。这是化气丹，你们夫妻一人半颗即可药到病除。”  
苏芸祺从口袋里取出一只小木盒，正要交给王大爷，却被吕默庸阻止了。苏芸祺刚刚的表现败光了吕默庸对她的好印象，这姑娘根本不是医生，诊断时似模似样就罢了，现在还要骗两个老人吃来源不明的丹药。, J9 Z" D, }1 I  
“不…不行！”吕默庸一把按住苏芸祺拿着盒子的手，“这药不能吃。”  
王大爷夹在两人中间，一面是拂佑周围几个村子数百年的北正派弟子，一面是近来乡里盛赞的神医，想要劝阻，却不知如何开口。$ a1 ?8 B7 |  ]0 j! A3 U  
“松开。”明明苏芸祺语气并不凶厉，却令吕默庸默然松了手。  
苏芸祺拿出盒内的丹药，用指甲扣了些，放入嘴中，“这药是无毒的。至于有没有功效，不若看看服药之后？”) ^$ ?2 w( ?! f$ q5 [  
见苏芸祺尝药，阻挠的话噎在喉头，吕默庸又恢复了那副自卑，不与人对视的模样。! Z\* F' [- L# j) A8 E3 x4 {  
不消片刻，王大娘便止了冷汗，王大爷嘴唇也褪了乌紫恢复红润。# v+ n4 v. M3 o! a: h  
看王家夫妇好转，吕默庸和苏芸祺就要回去了。两人推辞留宿一宿的请求与王大爷往手里塞的农家菜和纸票。  
黄昏落下，给青山披上霞衣，山的这头是苏芸祺的医馆，山的那头是吕默庸的道观。吕默庸感觉自己做错了些事，却被树上的知了聒噪地理不清思绪。3 n  M, m" l" \2 r5 e  
新插的稻苗在晚风和霞光抚摸下剪出鳞鳞碎影，仿佛几月后收成的景象搬来此刻。3 ]8 x6 [# b& U  
两人站在路口，吕默庸想叫住苏芸祺，可是曾怀疑过苏芸祺的他，如何说得出“苏医生”；关系不算熟络，哪能称呼“芸祺”。最终只能去掉称呼。  
“天…天色已晚，不…不如让…让我送你回去。”吕默庸结结巴巴的，声音也如细蚊般。  
还好苏芸祺听力绝佳。只见她微笑道。% f7 V: y$ z0 A) E- O  J" H" @$ F! ~  
“天色已晚，还是早些登山，回观吧。”然后转身离去。  
回到医馆，苏芸祺化作真身，一只小猫大小、毛发油滑光亮的粉毛九尾狐狸。她一跃到床上，匍匐着将身子蜷缩起来，毛茸茸软乎乎的尾巴恰好可以垫在脖颈下作枕头，剩下八尾遮盖住粉嫩的桃心肉垫。  
可刚闭眼，苏芸祺就想起白天那个小道士，恍然发觉他居然就是刚来此处，问路的道士。今日再见，还是那副模样，低着头，不愿与人对视；却又是个热心的人。易地而处，苏芸祺也不会让一个根本不会医术的人随意治疗村民。但要让苏芸祺评价那个道士，呆呆的、笨笨的，像块木头。6 Q. M  d; ^( p$ e9 e6 u# F. n  
把玩了会儿尾巴，苏芸祺就把吕默庸抛至脑后，安稳睡下。  
; y\* e\* J" \7 i5 S: [& s) i  
****绿晓湖****  
心里揣着事儿，吕默庸也睡不安稳；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向大师兄告假，来到镇上寻苏芸祺。  
与此前一样，站在医馆门口是一眼见不到人的，苏芸祺似乎一直待在诊帘后头，等到有人来寻才从内头出来。没了找人治病的着急，吕默庸把医馆装饰看了个仔细。8 f7 L% B. |4 S" v  
药柜上的油漆还是饱满的褐色，很新；案桌摆着写诊疗记录册，却不见翻动过的痕迹；还有一支纤细的银色钢笔。淡淡的药香缭绕，馆内仿佛真有个医者在此驻留。可吕默庸却清楚，苏芸祺根本不通医术。+ M+ ]\* \_2 o- W7 b& I! y\* }  
昨晚他想了许久，越发觉得怪异，不通晓医理的人，居然能以药到病除之势治疗患者。但想着想着，他又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他的师父，北正派掌门给人治病时也会用些不似寻常医者的手段。隔空诊脉、行气理气，无疑会显得不懂行医之道。他这才后知后觉，苏芸祺看起来与他年纪相仿，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，运气手段竟比师兄们还要精妙了。  
“咦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苏芸祺撩开白帘，探出一个脑袋，脸上没有作妆却依旧衬出她犹如出水芙蓉般的姿色，大概天生丽质的人化妆都是画蛇添足。9 t& |( ^# ]$ `  
“今儿是轮到你病了？”她走到桌前，抬手示意吕默庸坐下。9 v" {" K0 J3 @- y# G  
吕默庸没坐，反而畏畏缩缩得举起手上的包裹，并九十度鞠躬，“对不起，昨天质疑你的医术。这是一点赔礼。”6 T; V! ]5 B6 \_  k- W' N- h6 j  
“可我就是不通医术呀。你是对的，不让老人家试不知来源的药。做对的事，我又怎么会怪你？”苏芸祺扶起吕默庸，正定地看着他，从他右额延伸至鼻头的红色胎记，到结实健康的麦色臂膀。他本应是在田间山里撒欢的年纪，却被自娘胎带出来的胎记蒙上一层阴影。  
吕默庸下意识低下头，稍稍遮掩脸上丑陋的印记。  
苏芸祺接过包裹，打开。里面是一朵萦纡着绛紫辉光的三耳灵芝，她查看了芝脚，犹如檀墨。而后将灵芝重新包好还给吕默庸，摇头道，“我这不缺灵药。三耳紫云芝人间难得，还需珍惜些。况且一场误会罢了无需涉及赔礼。”$ `6 |+ h  d% i0 k\* d  
见苏芸祺不愿收下，吕默庸急道，“此灵芝是我上山时所采，于我等修道之人无用。但在医者手里或许抵得上几条性命。还是收下吧。”9 \' z. Y& ]/ S  
“才说我不懂医术，怎么就忘了？给了我也是浪费。若你心里依旧过意不去。”  
苏芸祺朝吕默庸眨了眨眼，“不如陪我走走这四镇八乡，体会一番人间风情。小道士，可愿与我同游？”  
吕默庸大概是拒绝了的。可他还是稀里糊涂与苏芸祺一齐并肩行在路上。与其说是他作为导游，带苏芸祺感受乡土风景；不如说是苏芸祺拉着他走走停停，细品九十年代的小农余韵。" k. e! B& O; ^0 A/ c  
仍旧是夏季的日头，炙烤着大地和行人。吕默庸走在苏芸祺身边却一点也不觉得炎热，若是昨天发现这点或许会认为是太阳渐渐落下的缘故，现在可不会这么想了。苏芸祺八成是御气降低身周温度。/ h$ \2 d! M! `1 j  
可苏芸祺有再大的术法神通也抵不上自然的伟力。吕默庸遥遥望去远处的延伸至天边的马路，边界被热气灼地扭作一团。一个孩子从那儿走来，还背个裹着白色泡绵的小背篓。4 j! ?5 ?9 H0 G7 s7 U( Y8 r  
待近了，那孩子道，“哥哥姐姐要冰棒麽？五分钱一支。”2 O8 Q7 G6 V" K  
苏芸祺撇下吕默庸，朝孩子走去，两人说说笑笑一番。片刻，苏芸祺拿着两支冰棍回来，递给吕默庸一支，“给你。味道是一样的。”% q# M, s  j; P! z6 \_4 c- {/ V# Y6 g  
不管是哪个时代，女孩子总会喜欢些冰凉凉、甜丝丝的事物，仿佛冰肌玉骨的可人儿都是这样养成的。在吕默庸眼里，甜的也不是口中的冰棒，而是女孩递给他东西时的动作和她的一颦一笑。而冰棍也像吃不完一般，含在嘴里，一直带着温和的凉与扰人心湖的甜。  
两人又过了一片片田。看过水牛在埂上偷懒打盹儿，稚童互相打闹结果惹了一身泥，农作的妇人操着乡土口音叱责胡闹的童子。一个孩子追着黄茸茸小鸡仔，结果被母鸡啄了口，哭得老大声。还是苏芸祺往他患处吹口气，止住了血和疼才好些。  
到了绿晓湖。是这片山脉最大的湖，不像人烟繁华处，有人为雕饰。绿晓湖周围只有个把渔船点缀，像是在翡翠上雕刻出形状。  
绿晓湖自然是绿的，不是一昧映衬山景的绿，而是水草沉淀的幽绿和荷叶蓬勃生长的鲜绿交杂，它们仿佛是互不相干的两人，由于某些神秘而走到一起。/ c$ {: C\* l6 g9 \_) L+ p4 N\* p( ^  
吕默庸找老伯借了艘小舟。似乎是师门的面子，老伯答应得爽快， 他指了指湖边的一叶木舟。  
木舟已经有些年纪了，但又如饱经风霜的古楼，老而不朽。两人乘在其上，发出透亮的鼓响声，相当安稳。  
吕默庸支着舟，自幽绿处而入，荡开平静的湖面。白色的薄云飘着，蓝天随风而动；天空映在碧湖上，像是画家在用绿砂作画。, d( U5 H- \_& i, x  
“嘎——嘎——”吕默庸悠然中，一不注意便闯进群鸭的领地。愤恼的鸭儿们，拍打着翅膀和脚蹼给吕默庸淋了一身。苏芸祺也趁乱将湖水泼在吕默庸脸上。: [1 g3 W0 y1 \/ g8 U  
小舟、鸭子，忽然把翡翠似的湖面敲碎了，一时乱作一团。  
“哈哈哈！木头，瞧小鸭们都恼你呆讷。”  
吕默庸只得挠挠脑袋，憨憨一笑，手上操桨的动作却是加快，是要早些划出此处。好不容易，才在鸭子们的追赶下进入荷花中。2 l; m4 T. K; V\* ^% a\* Z6 Z3 m  
“小道士，你叫什么？”苏芸祺伸出玉手，采来一朵莲蓬，灵巧地取出一颗莲子放入嘴中。/ z- [, [5 \" T" c8 d! ~, w/ [9 V! h  
“吕默庸。”$ [8 p, v3 t4 R( l& r( |& w! J  
“莫庸。莫要庸碌？我叫苏芸祺。”  
早在吕默庸问医馆路时，就知道了眼前姑娘的名字。“苏”姓算是大族，也与青丘狐族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他估摸这姑娘祖上可能与九尾有些关联，也能解释她天赋异禀。  
“是沉默的默。”( Y& O! x+ d; Q: \_( Y  
“你家师父还真看透了你的性子。”苏芸祺把吃剩一半的莲蓬递扔给吕默庸。吕默庸接着一颗颗吃了起来。  
夏天的雨是不讲道理的，想下就下。两人没在荷花中飘多久，雨就淅淅沥沥地下起来。雨滴落在荷叶上发出沙沙的声音。天还是亮的，却被雨给蒙上一层，远景变得朦胧，仿佛世间只剩下吕默庸和苏芸祺彼此。0 L  }5 t9 V4 Z  
吕默庸急忙从船板夹层抽出一把油纸伞。可一把纸伞能有多大，只是恰好遮挡一人罢了。吕默庸拉过苏芸祺，两人挨得紧紧的，互相能闻到对方的鼻息；吕默庸的味道带着少年阳光，苏芸祺则是少女的花果香气。苏芸祺感受着吕默庸胸膛的坚实，吕默庸体会着苏芸祺胸前的柔软。  
雨停了，两人却依旧没有松开。小舟随着余力飘至岸边。  
“吕道长，船用完了？”老伯带着笑意，问道。  
吕默庸听到旁人的声音才恍然惊醒，松开苏芸祺，猛地退后几步，“苏姑娘，唐突了。”  
苏芸祺脸颊微红，语气却显得轻松，“没事，不过是为了躲雨。你为了我，也把自己淋湿了。”5 ^! {- a4 F9 B  Z0 t4 i/ v  
“荷叶不知几许，采下来也能做伞。”老伯笑呵呵的，看着两人。  
鸭群又是一阵嘎嘎。  
到了回去的时间，两人却有些留念。  
+ Z# L1 J: [1 w" u  i4 W8 ^+ {+ Q7 p  
****元宵夜****  
一晃数月过去，吕默庸和苏芸祺两人自然而然成了朋友，时常相约同游，也没更进一步，那日湖中躲雨仿佛是一场误会，他们也默契地没再提起。; @6 A5 h/ X, L, u7 s/ \_  
他们算是熟络了。吕默庸甚至带她上山，跟道观里的人见了一面。  
北正派的掌门吕明，是一位满脸皱纹、白发长须的老人，百岁开外却依然精神奕奕。据说他幼时上山，三年入道，再过了好些年，长辈或飞升或仙逝，留下最小的他当掌门。也没收弟子，直到二十八年前，北正派才有了新弟子。8 n5 f" S0 e3 H  
空青峰是丹明山最高的一座山峰，四周是陡峭的崖壁，只留了一线险路供村民行走。高峰自然是云雾缭绕的，每日清晨朝下看去不是滚动的云，便是水汽结成的山雾，可谓仙气袅袅。顶端似被一剑削去，余出的平地上建了座三进的院子，牌匾上写——“北正派”。这不是常见的道观，更像人间家族的四合院，没有与世隔绝的道法森森，有的是烟火气的温馨。2 y" G7 O  |/ S' x& h  
门里正房供的是道教仙神，东厢房住的是掌门，西厢房住几个徒弟。房子还是古旧的纸糊窗，墙体皆是木制，但不生虫眼。院子里不种树，也没有花草。独独摆了张石桌，用作弈棋。\* p" c\* J8 c' k" t1 j  
苏芸祺见过吕默庸的几位师兄，与吕明交了平辈礼。北正派的各位，对吕默庸在外头交朋友，还带回道观的态度还算积极，没说些阻挠的话。甚至，还邀请苏芸祺过节时上山。- j$ g# a' W# V) {; k

又过几日，近了元宵。  
吕默庸来到医馆，找上苏芸祺，将一柄巴掌长的玉剑交给她看，“我的赦令终于批下来啦。”4 }/ p5 j$ @) A7 v" h- ^' z  
玉剑赦令，是天庭所属教派的标准形式。做的是飞剑样式，纤薄。入手如活物，有着呼吸和温度。透过光，能看到里面仙光流转。  
苏芸祺还了玉剑，“有了赦令就这般高兴？”  
“当然，在人间想要行气，就得持有赦令。会行气，便可以御剑翱翔于天际…”吕默庸满脸兴奋，又觉得有些张扬，不符『不自是，故彰』的道义，不好意思道，“最主要的是，能像师兄他们能福泽百姓。”: n: V9 i% i2 z9 R  
“噗嗤，”苏芸祺掩嘴一笑，“你这般木讷，恐怕只能跟在师兄后面兴云布雨。”  
“勤能补拙嘛…诶，你的赦令长什么样？”9 q( ^, `! k$ E% f2 |  
“我不用赦令。”  
“书上说，『两仪离解阵中无赦令者气禁行』。哪有没赦令能运气的。”  
“呆子，你书读得不够仔细。”/ S\* b4 s8 V\* |1 \4 k  
苏芸祺话锋一转。  
“为庆祝你十五才领到赦令。元宵就带你去天离古城看看两仪离解阵的阵眼。”# c\* Y  `$ p' m4 A  
听到去人群处，吕默庸反而畏缩了。胎记使他面容丑恶。他初次下山时就受尽了村民的议论指点，待到村民知道他是北正派弟子，方才有所好转。这次苏芸祺带他去古城热闹之中，难免勾起他儿时的阴影。世间人，凡丑陋、残疾、畸形的，仿佛天生就矮人一等。- s2 d& B1 ^7 ?$ O. A6 Q  
“我容貌可恶，难免吓着行人，扰了大家过节的心情。”吕默庸低着头，手上握紧玉剑。  
苏芸祺没接话头，反而让吕默庸进了医馆的更深处。  
医馆的帘子后面，还藏着个小院子。正屋是给患者休息用的，偶尔会客也在那儿，一旁还种着一棵桂树；东屋是苏芸祺的闺房；西屋是厨房。正西的屋子，吕默庸都去过。这次苏芸祺却领着他进了东屋。  
苏芸祺的闺房也与寻常姑娘家的不同。妆台上，除了脂粉螺黛，还摆着一盒点心；床比一般的矮许多，上面没有被褥枕头，只铺了一床柔弱的薄黄色鹅绒垫。光看到这些，吕默庸也能想象出，苏芸祺每晚坐在床上打坐静心的模样。  
床旁放置一个棕褐色的木箱子，需两人合抱才能围住，没挂锁也不见扣合器具。打开后，里面皆是琳琅法器，玉面团扇、琉璃宝簪、羊脂净瓶，还有太多太多的法器堆在底下，吕默庸看都看不过来。4 L! H3 k$ Z/ m, w3 R  
苏芸祺探入半个身子，在箱子里翻翻找找，叮叮当当地倒腾许久才从箱底取出一只狐相面具。通体温白色，轮廓用朱砂线条勾勒而成，背面是带着皮毛纹理的墨色蒙面。  
“戴上试试？”苏芸祺努了努嘴，将面具递给吕默庸。  
吕默庸戴上时面皮感觉凉凉的，像是夏日拍了冷水到脸上，而后逐渐干涸，也分不清面具与自己的皮肤。苏芸祺拉着他坐到妆台前。  
镜中的吕默庸，占据面庞显眼位置的胎记消失，仿若从未出现。吕默庸抚过曾经丑陋的红色斑痕所在的皮肤，这一切如梦幻泡影般。如果说，赦令给了他踏入超凡领域的通行证；那么苏芸祺给的面具，就是他被人群所接纳的虚假身份。  
他是清楚自己利用法器伪装，所得到的一切皆是虚妄。可真正看到自己没有胎记的面容，想到不被歧视的未来，他也很难不骗自己，「或许撇去胎记的我，才是真实的我」。  
苏芸祺打断了正盯着镜中自己看的吕默庸。不知不觉间，吕默庸已经略高于苏芸祺了。现在他坐着时，苏芸祺才方便双手捧起他的脸端详，两颊微红不知是不是窗外晚霞映衬，“看起来效果不错。这狐仙面具就借给你用了。”/ O. [; z9 R5 ~$ }  
苏芸祺唤来一朵柔云，邀吕默庸同乘。  
视线逐渐拔离地面，与树同高，与屋同高，与山同高，最终将天上的云彩也踩在脚下。底下的景物随着两人极速飞行，糊作一滩抽象画。唯有滚滚而动的天际线清晰可见。2 I, |1 G4 C3 Q3 K  
在最后一缕霞光褪去前，两人便从天上落下。  
还未完全入夜，天离古城内就点起了一串串红灯笼。狭长的河道上铺满了莹莹花灯，龙头繁船上奏着歌舞，河面倒映朦胧岸影，两岸的古楼街道皆是享受元宵热闹的行人。  
吕默庸汇入人群，没感受到旁人的冷眼与嬉讽。十五年来，他似乎人与人交往是可以美好的。而不是携带胎记时，一举一动都如同命运对他的考验。! P9 r1 w# f! O; ]3 o  
嬉笑打闹的孩子们，可以自如地拿着糖葫芦从他身旁跑过；路旁的商贩也会热情地向他推荐自己售卖的商品；最重要的，是他终于可以抬起头仔仔细细地看苏芸琪那张少有雕饰的脸。8 m  `& X! a& \9 X; J' w  
面具似乎拿走了多年来一直压在他心头的千钧鼎。他抬起头，看着身边的熙熙攘攘。发现抬头看到的，与低头时竟完全不同。  
当他低头时，他人都是傲慢的，仿佛从骨子里认为他低人一等。  
吕默庸长吁一口气，呼出心中杂念，回过神来却发现身边的苏芸琪不知去了哪里。  
他急着往人流的前头挤。可明明朝向人多处走，周围的行人商贩却一点点变少了。  
灯火与吵杂被他抛至背后，四周缓缓被无边无际的灰黑色迷雾所替代。1 N1 B4 ]4 l1 E  
他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了许久，仿佛是数年，从一开始寻人的焦急，逐渐变得麻木。肉体不曾疲惫，但精神愈发困乏。  
远处迷雾中勾勒出一道人影，走进了是一个穿着道袍的光头老和尚。  
吕默庸喜形于色，向老和尚行礼，“这位师父，此地为何处？如何出去？”  
“此为心迷之地。只困认不清自己的人。若要出去，需回答出「我是谁？」”9 G" {& u/ r0 o7 L( Z  
「我是谁」，这个问题常年读经的吕默庸也是想过的。正所谓『自知者明』，修行中最重要的就是明心见性，认识自我。  
没等吕默庸思索完，老和尚继续道，“你是被农家弃养的婴孩？是北正派第三十七代弟子中最不成器的？自怨自艾的丑角？是苏芸祺的密友？还是师门最受宠爱的老幺？”3 R$ H, J9 I! H- O' x5 h; \_: ]  
吕默庸沉默片刻道，“那些都是我。”  
“你嘴上承认，可内心是不认同的。”, q\* a; r" O9 @  
老和尚指了指吕默庸的心口，“骗自己，也是出不去的。你的心就如这迷雾围困之地，无法透彻直视本心。你是谁，从何而来，为何而去。说出来，不是真正的解答，内心承认才是认清自我。”  
“怨出生便遗弃孩子父母的是我，妒他人有副好皮囊的人是我，贪恋与苏芸祺相处的人是我，痴于面具假象的人是我。可，为何偏偏是我，十几年来就要承受诸多不公！”  
“独受苏芸祺青睐的也是你，与百姓最亲近的也是你，得师兄照顾的人也是你。世间善恶悲欢，爱恨嗔痴，有得有失。可你却误以为戴上面具的才是真实的你。”  
老和尚与吕默庸的声音好似重叠，“放下方见本心。”: c2 i' W: `$ f& m% [  O- e  
吕默庸摘下面具，露出其下的真容的那一刻，四周的迷雾消散了。苏芸祺正在和一旁的商店老板讨价还价。  
他走到苏芸祺身后，轻轻抱了抱苏芸祺双肩。吓了苏芸祺缩了下身子，扭头看到是吕默庸才放松下来。. y! j4 H$ k" x6 e, }. d  
“原来是你呀。怎么把面具取下了。”  
“看中了什么？”! n  m. c. w5 P& Z  
苏芸祺捧着手里的花灯，“这灯。”# s( O! @- f0 b. p5 }2 P  
“呦，这位小兄弟…”商贩正要开口，却被苏芸祺打断了。  
“买！”苏芸祺朝贩子丢出几枚云朵状的天界钱币，“黑商！”  
苏芸祺拉着吕默庸离开，将商贩的“多谢惠顾”弃于身后。她在花灯上写了几笔，再把它交给吕默庸。  
“写上自己的名字。”# K, m. ^/ U; W9 Z4 p2 r$ a3 \_7 r  
花灯中留了张圆形的纸片，左边已经写上了“苏芸祺”，只差右边是空着的。吕默庸顺着写下自己的名字，还给苏芸祺。& \_" e0 G\* k( h) I  
“这是缘灯。只要诚心所点，就会顺着人间灵气流动，从天离飘至九幽。”( j4 w9 ^3 E( I( `% P  
苏芸祺引气点燃花灯，放入河中。苏芸祺的气是粉红的，气如其人，灯如其气。他俩的那盏花灯亮着粉色的火光，顺着贯穿天离古城的河流，越飘越远，直至融入万家灯火。# e. R, T/ V7 j5 T7 A2 \7 r& M  
“小道士，”苏芸祺不喜欢吕默庸的名字，也一直留着初见时的称呼，“过来些，和你说两件事。”  
苏芸祺附在吕默庸耳旁，“其实我是仙，狐仙。”9 o: L9 b8 e4 ]0 y( q0 p  
“我知道。”吕默庸大概是猜到了的，苏芸祺的处处不同，如今捅破了那层窗户纸，他也不会太过惊讶。  
可能是没看到预料中吕默庸的惊讶，苏芸祺哼了一声，“那我给你做妻子，要不要？”: l( |\* \) [0 p4 b6 s& c  
吕默庸瞳孔放大，下意识回了句，“要。”却被烟花爆燃声盖过。  
“大声些。”  
“要！”可又默于爆竹中。: m% p7 H) ?/ l& \_+ C  
吕默庸生怕苏芸祺还听不到。  
“要——！”  
烟花升入空中，在最高处璨烂，恰好绽放于相拥的两人间。1 D' j, w& n# E9 ^" d  
  
****花烛****  y& V0 T  G: {7 ]5 D  
元宵过后，吕默庸就把要与苏芸祺成婚的事情告诉师父吕明。, u\* S$ c4 G( O8 ?9 l! S  
北正派院子，东厢房。吕默庸避开师兄们，私下找了吕明。  
“男女结合，也是道之所容。为师自然不会阻你。”吕明一脸慈笑，答应两人成婚请求。4 ^8 c9 M\* V- H: Y# o. k  
吕默庸想端着严肃的模样，却无法压下嘴角的笑容，拱手拜了几拜，“多谢师父！”  
推开房门，在门缝中偷窥的三师兄没了支撑，差点扑倒吕默庸。+ N" j0 {0 \6 V) |  
“三师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吕默庸扶好师兄，问道。  
“嘿嘿，路过。”  
“你刚才可趴着听了老久。”二师兄从门框转角处走出。  
“你不也在偷听？还说我！”$ X9 L7 \_& Z% t# J4 s  
眼看着两人要吵起来，大师兄也出来，向吕明行礼，“师父。小师弟可是要与医馆的苏芸祺成婚了。”  
“无妨。现只是订婚，他们成婚还需再过一两年才好。”吕明抚须，谈笑间便宽容了弟子们的打闹。) c( x8 {6 d( V\* v$ R, }4 }  
“默庸，这是我出师时，师父留给我的。你拿着，就当你们订婚的聘礼吧。”吕明自床头的精致木匣子中取出一张雕了彼岸花的血龙木牌。  
“师祖留给您的东西我怎么能收。”  
“修士修己身，而绝外物。这法器我平时全当个念想，传给你也好。”  
吕默庸推辞不得，只好收下。

转眼间，吕默庸十七了。这几年他个子拔的快，已经将近一米八。除了那次元宵夜，他再没戴过狐仙面具。似乎是看开了，他如今也能顶着阳光笑容与人交往，不再低着头看人，话变多了些。周围村的百姓都说他性格开朗许多。/ E& E: C2 W, k6 K3 H: `# a\* W  
起初，他还住在道观，而现在不得不搬到山脚。近了与苏芸祺成婚的日子，虽然有热心村民帮助，但他还是与苏芸祺忙里忙外张罗婚礼的事。原本不这么忙的，可大伙一听说北正派的小弟子和苏氏医馆的女神医要成婚了，纷纷表示要参与进来。最后，只好从宴请几个人的小桌子，变成十几围台的大婚。; [! e; A/ Z( g- H: `+ `4 [  
“邻村的林家夫妇也说要来。”吕默庸放下毛笔，揉了揉眉头，看向对面的未婚妻。9 T- |' d& a\* K# ^# C4 G" `( T  
“那便多添几个位子。去年他家的儿子得了痨病，治好后一直想来谢我们。此前已经推了数次，这次就没好理由了。”苏芸祺比起前几年没多少变化，只是学会化些薄妆，也多了首饰。: L3 R2 U8 [( i) \_5 O" h1 O  
吕默庸坐到对面的长板凳上，抱住苏芸祺的肩头。  
“还不是因为我家娘子医者仁心、妙手回春，才有这么多人来热闹热闹。”! a! q; f# w0 ^7 s7 m0 Z9 b! e6 \_  
苏芸祺红着耳朵，轻轻挣开吕默庸的手，“没结婚怎么就是你家了。少和三师兄混，不正经。”  
“好好好，夫人说啥就是啥。”

半月后，吕默庸和苏芸祺穿着一身火红的婚衣，微笑着迎了上百宾客，直到脸麻了他们也没得放松的空隙。  
婚宴间吕默庸把脸喝得通红。他的三个师兄将他灌得迷迷糊糊的，脚步都不太稳当了。  
苏芸祺看不下去，起身替吕默庸挡酒，“我来替他喝吧。”- R; J! ]8 S5 q  y+ K- {1 T  
“弟妹心疼了？默庸欠了我们一人三杯…哎呦！”三师兄道。7 W  a& e7 u$ s  
二师兄猛地拍三师兄的后脑，“不要为难弟妹。”  
凡间的酒，苏芸祺自然是喝不醉的。她接过酒壶，连喝九杯，脸都不带红。8 }" S$ T3 d. r9 P  
“豪爽，来我们接着喝！”三师兄还打算与苏芸祺再喝几杯，却被大师兄打断了。: K1 j/ M. w) Q, t  
“默庸，弟妹，是时候共吃苹果了。”  
所谓夫妻共吃一苹果，即是从天花板上吊下一颗苹果，夫妻二人需齐心协力才能将晃晃悠悠的苹果咬上两口。0 q% U! ]  {1 h/ l8 L( \  
吕默庸此时已经无法站稳了。他们试了几次，也未能成功。不得已，苏芸祺只好先咬住苹果，再拉过吕默庸的身子，把苹果喂到吕默庸嘴里。  
这一幕引得众人一阵嘘声，“吕默庸你怎么还得让媳妇帮着你。”  
吕默庸一时酒劲上头，抱起苏芸祺，吻在她的唇上，惹得她双颊通红。这一吻，竟比酒精还厉害。% L: |3 r  @& x4 D  
推杯换盏几轮，宾客大多散了。吕默庸与苏芸祺肩并肩，坐在红艳艳的婚床上，注视着彼此。苏芸祺还是如吕默庸十四岁见到时那样小巧可人；吕默庸虽胎记依旧，但也长开了，少了少年稚气，多了些棱角和自信。& f( J( X4 U: n  
苏芸祺拿出那块吕明给的木牌，注入仙气。木牌上的雕刻仿佛活了过来，一片片花瓣从中舒展，最终化作一朵鲜血染就的彼岸花。苏芸祺虽然早就拿到了这聘礼木牌，但一直没想过注入仙气，这次也是想用法术将其变个花样，不曾想有了这种变化。  |; c+ i2 w& O  S, f  
好像被突如其来的变化夺取了注意力，苏芸祺一阵恍神。  
“怎么了？”吕默庸注意到苏芸祺的变化，关心道。  
苏芸祺收拾好心情，“没想到居然是仙器。师父给的礼实在太贵重了。”  
吕默庸搂紧苏芸祺，“师父从小将我养大，一直对我很好。这份恩情，我永远记在心中。”  U3 ?' g0 O1 v0 @& f5 P1 J6 O

婚后吕默庸除了和苏芸祺同住于医馆，生活没多大变化。依旧是打坐修炼，时而为百姓兴云布雨，时而和妻子一起出诊。1 p5 ~! Z& f! s  
三师兄看吕默庸修为渐渐赶上自己，既替他高兴，也有些不平，用手肘戳了戳二师兄。: o' g, F5 C0 p' n! x  
“你说，我要是让师父也准我讨个媳妇，修行是不是也日行千里？”. K  z7 h- D' V+ u1 B  
“呵，就你？若是你娶妻，怕是没几月就荒废了。”